

邁向本地化的中國和平神學（上）

魏明德著 陳愛潔譯

（文前按：本文以筆者一九九九年二月在三藩市大學為紀念馬愛德(Ed Malatesta)神父而發表的演講作為基礎。本文也屬於筆者個人一項持續研究計劃的其中一部份。文章的焦點是「中國為和平與創造神學所提供的資源」。就其本身而論，本文的目的是具體說明本地化中國神學一個可行的方向。）

而鼓動自己的體能、創作力、思想、心靈和想像力的人的事業，因為這種狀態並非曾經，而是正在呼喚生命。和平呈現在黑暗的中心，好像天主講話時所呈現的光明與生命。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因此，人透過締造和平而分享造物主的本性。

這個信念就是我今天講話的中心。我們既然願意在中國促進正義和平，就必須想像一些橋樑和地方，在人見到障礙的地方辨別各種機遇，動用中國及基督徒傳統的一切資源，好能加速天國的來臨，因為天主國的來臨關乎希望與和好、分享財物、天主的子女。」(瑪 5:9)根據聖經的背景，特別在新約裡，和平是工匠的事業，是那些為達致和平

交談、透過實現人類關係而成長。這關係到跟過去和好，圓滿地活於現在，並一起夢想未來。做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有一天，他們將意識到自己的夢境成真，並且超乎他們的想像。

正是透過聆聽的行動，新的地方得以開拓，新的橋樑得以建立。在某一個階段，締造和平意味著積極聆聽。我剛剛指出，締造和平的人的確是製造者、實行者；他們是工匠。但是，我們還要記得另一層面。我們透過聆聽別人、聆聽天主、願意放寬視野，不囿於自己的創造力。我們透過聆聽，發現我們所期望和準備迎接的正義和平，終於好像恩賜那般降臨。正如天主在第七天所做的一樣，我們只須收斂自己的創造力、主動性，便能為別人締造時間和空間。為了締造和平，我們也須創造空間，即空虛感，而我們只可透過「無為」才做到。

的確，我確實認為道家無為的方法，作為一種基本的存在態度，給我們提供非暴力所必須具有的基本模式。締造和平的人首先使自己內在的積極

面和消極面調和，並且透過聆聽的行動，產生和平的恩賜；這恩賜遠超過他們本身的力量，但通過他們而來。在那篇告訴我們「正義與和平彼此相親」的聖詠也指出：「我要聽天主上主說的話：祂所說的話確是和平綸音。」（詠85）在幽暗中聆聽，意識到天主的許諾，察覺這樣的許諾沒有把和平的來臨跟爭取正義兩者分開，這一切都屬於同一的靈性旅程。

因此，首先邀請你們與我一起聆聽天主在今天的中國裡，給我們講述和平與暴力、正義與失序。我也邀請你們一起觀察天國的樹如何在中國的土地上成長。然後，把我們在中國看到和聽到的東西，與聖經傳統給予我們的一些解釋性資料作比較對照。最後，我們從這次對照中汲取教訓，嘗試辨別基督徒（不管海內外的華人，或與華人一起工作的非華人）蒙召作出的貢獻，好能加速正義與和平相親的時間的來臨：「正義在天主前面行走，和平必隨天主的腳步。」（詠85）

地方的默觀

你們也許不會感到驚奇，我作為一位由神操陶成的耶穌會士，將（繼許多人之後）以聖依納爵向退省者建議的默觀作開始；這種默觀有助退省者進入降生成人的奧跡。我們默觀天主怎樣環視滿佈人群的塵寰（神操 102），尤其是幅員遼闊的中華大地。我們默觀我們所遇見和認識的中國人。我們默觀家裡的中國人（不管是因為血緣或姻親關係而成為家人），他們當中有的平安無事，有的卻遇上麻煩，有的哭泣，有的歡笑，有的健康，有的患病，有的賺錢，有的失業，有的滿腹計劃，有的沮喪，有的滿佈漫長歲月所留下的烙印，而年輕人看來要進入新的世界。

透過回憶與想像

正如聖依納爵邀請我們所做的，我們花時間來經驗如此多種多樣的差異，衣著與行為態度的差

異，思想與命運的差異，我們會對這些差異感到驚訝，因為這樣的差異過去往往被人忽視。回憶與想像有助我們不只依循一般的原則，反而集中於具體的情況和真實的人物。回憶與想像也幫助我們超越和平與正義等詞語的抽象性。我們感受和分擔一位年屆四十五歲的下崗工人的失落感：他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趕出校，現在又因為國企改革而遭解僱（這個工人知道，當他五歲的時候，各地正鬧著飢荒；當他結婚的時候，又適逢國家開始嚴厲執行一胎政策）。我們感受一個平民的厭惡感：由於缺乏關係，他沒有取得居住證，法庭對他的申訴也不受理。我們感受一群村民的無助感：他們眼見附近的河流被化工廠污染，甚至令他們的孩子出生時已殘障。我們也花時間去感受一些老師的獻身精神；他們身處錯綜複雜和諸多限制的制度下，仍竭盡所能工作。我們也花時間欣賞佛教或氣功組織的發展；他們主動倡議清潔四鄰，甚至就社區的問題而請願。我們花一點時間欣歡鼓舞，因為即使當激烈的

競爭似乎要奪去人類關係的各種特色和意義時，每

天在中國竟發生分享財物和訊息的奇跡。我們觀察

和平與暴力的種子，正直與不平等的種子一起在中

國的大地上生長，便不禁想起這個比喻：「你們收

集莠子，連麥子也拔了出來。讓兩樣一起長到收割

的時候。」（瑪 13:29）或者，我們可想起中國歷

來無數有關治水的比喻：爲了每個人的利益，你

不要限制水的力量，你只需引導它的水流。同樣，你

不要限制中國社會混亂的潮流，因爲在這裡，人性

最壞和最好的特徵都混淆不清。你反而可嘗試挖掘灌

溉的渠道，藉此讓新的相遇、新的目標、新的溝通

網絡慢慢地出現。在中國哲學，如同在聖經的比喻

裡，和平經常被形容爲事物的狀態，在此，植物種

在溪水旁，茁壯成長。默觀今日的中國如何尋找和

平與正義，就是意味著凝望混濁的流水、青草和野

草。同時，這默觀有助我們從事物的本性學習，認

識到水必須流動並滋養土地，種子必須長成大樹，認

直至雀鳥也在它的蔭下棲息。

正義與社會連繫

我剛剛提及，在現時的中國環境，國企改革以特別尖銳的方式引發種種有關和平與正義的問題。數以百萬的工人和公職人員被解僱，而一向由工作單位管理的住屋分配制度亦遭廢除。兩者不僅是經濟改革，它們改變人們如何理解社會行動的方式，他們可以從制度獲得甚麼，又須付出甚麼。這數以百萬計的工人都是整個制度的支柱，他們代表一些不太穩定的利益，就是國家忠於自己向百姓提出的社會契約。經濟改革關乎社會的聯繫。

在今日的中國，當一名工人被迫比正常情況提前幾年退休，這不但改變了他本身的生活，也改變了他的兒子或孫子的生活，因爲他的兒子或孫子曾期待效法他並承受他的利益。換句話說，整個效忠的體制及人際網絡的基礎正受到動搖。鄧小平時代的改革，現政府的意願，變化萬千的經濟所帶來的新挑

戰，這一切都是要求國家改革社會契約，因為政府是靠社會契約而取得合法性。

改變社會契約引發重大的問題，可能導致社會不安。失去的機會比開創的機會的可能性更高。不像十年前，那些自願在經濟創建大海中著手的人一樣，今天大多數下崗工人都缺乏創業所需的企業技巧。漫步中國的城市，便會發現大部份下崗工人最終只在經已林立的數以百計食物攤檔中添一席位而已。根據一些半官方的估計顯示，在一九九八年，有一千二百萬工人被解僱，但當中只有半數找到新工作。國家不但未能為培育這些下崗工人面對新挑戰，連帶教育本身也成為新遊戲中的輸家。首先，在這些日子裡，要付出很多金錢才獲得教育，而下崗工人將無法投資子女的未來。其次，由於低層的管理服務行業成為裁員政策其中一個對象，亦由於其他機會已看來是完全不會得到，那麼，赤貧地區的教育質和量均可能更趨惡劣。對大多數人來說，正在開拓的新機會是遙不可及的事實，比不斷消失

的獎勵更加抽象。這些改變所帶來的衰退正深深威脅著人們的生活。

為了進入新的經濟創建時代而廢除安全網，這行動假設民間社會得以逐步發展起來。回應新的社會需要，在創業前對危險和機會進行公正的分析（反而不像目前的規則一樣，依靠一個勢力網絡），發展一套革新的和彈性的培育制度——上述的一切不但要求賦予個人權力，也要求賦予自由的、自發的組織權力。的確，一個嶄新的、新興的社會契約應該就是這麼的一回事。不幸地，這正是國家最不願意容許的。只要個人的倡議不是發展至集體組織及民間力量，都會獲得鼓勵。黨中央政府公開表示憂慮自由工會的形成、種族分離主義、宗教活動等。與其說是從字面的意義來理解，倒不如說這暴露了當局面對任何未經上級開始及控制的集體倡議所懷有的潛在痛苦。換句話說，經濟的公平、政治的發展，以及文化的創意都是相關的問題。從整體分析正義和平的問題，就是把人類發展看成是一個全球

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技術問題和意義問題都是互動的。

邊緣化——涼山縣的個案

現在，容我舉出一個更有個人感受的例子，以默觀現代中國的和平與暴力的種子、正直與不義的種子。我想描述一個十分熟悉的地區。當我們就中國社會現況而談及正義和平的問題時，該地區的問題反映出有甚麼東西確實受到威脅。讓我們透過以下的敘述，反省正義的麥子與莠子一起生長的比喻。

過去幾年來，我一直在一個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研究，那裡就是位於四川西南部的涼山。當地的大多數居民，就是中央政府所定義為「少數民族」的「彝」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是一個「由多個民族組成的統一國家」。中國官方承認的就有五十六個民族，其中包括漢族和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彝族就是其中一個，其他屬於這個中央定

義的少數民族的不同支系，則分佈在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合共約七百萬人。其實，基本的問題在於「彝」族本身的定義，因為它所包括的支系，在傳統、社會結構，以及語言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別。

一般相信屬於彝族的人說六種不同的語言，雖然全部屬於西藏—緬甸語系，卻只有百份之廿五至五十的文字是共通的。事實上，現時部份組成彝族支系的人一般被稱為羅羅。「羅羅」一字在中文甚至比解作「蠻夷」的「夷」字更有貶意。涼山一帶的彝族人自稱為「南蘇」(nuosu)。彝族的歷史，以及其中「南蘇」的歷史，都與漢族在華西山區進行殖民化的過程息息相關。一九五六至五八年期間的一連串改革可以說終止了涼山的真正獨立。這也表示否定和鎮壓「南蘇」的社會、經濟、宗教，以及文化制度的一切，這重燃了對立的火種。古代的社會結構被形容為構成「奴隸社會」，從而配合恩格斯所描繪的歷史模式。「南蘇」社會當然是一個階級社會，儘管其形成過程並不清楚。然而，傳媒和大

多數漢族學者所採用的「奴隸社會」這詞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誤導和不公的。

首先，令我感到驚訝的是，相對於文化與宗教傳統的（還有豐富的文字資料）富饒，就是大多數「南蘇」的失落感和缺乏前瞻能力。此外，還令我感到詫異的，竟是大多數漢族學者否定或完全忽略這個文化和歷史。這種結構性不義的其中一個典型例子，就是有系統地破壞樹林、浪費天然資源、濫用毒品和酒精的情況持續增加。我不願意描述過份悲觀的景象，因為政府在區內的政策普遍上都不是壞的。況且，「南蘇」幹部往往首先忽視或壓迫自己的同胞。然而，涼山縣當然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說明沙文主義、山東主義及管理不善三者加在一起所產生的影響。

其後，有一件事令我感到驚訝，就是少數「南蘇」知識份子的獻身精神、使命感和教養，他們甚至成爲我的好朋友。我們一起發展一些計劃，對禮節傳統的財富進行評估。我們現時的夢想，就是在

赤貧地區發展一所小規模的實驗小學。這樣的學校可成爲發展雙語（漢語和彝語）教育的工具，也作爲社會轉變的一個媒介。海外的學生與朋友可在暑假期間來到這裡，協助醫療及技術計劃。我仍未知道將有多少成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正義」與「和平」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因爲透過接觸與分享生活的故事，能促進創新性、務實的想法，以及文化的相互影響。正義和平的來臨，確實是長期而忍耐努力的成果，也是恩賜的交流，對雙方而言，真正是出乎意料的。

聖經對於和平與暴力的洞悉

默觀降生成人的奧跡，引導我們走到涼山。我們雖遠離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但是，處於邊緣的人往往最能告訴我們，和平與正義的統治的來臨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一方面，他們經歷被剝削的悲慘，另一方面，又不可思議地知道天國已經臨在他們當中。

直至目前為止，我一直所信賴的正義和平的觀點仍未完善。我沒有詳盡闡述一套「正義理論」，或「和平策略」，況且現時也沒有此意。這樣的嘗試是最有用的。然而，掌握正義和平的存在經驗，本身也具有價值的。我目前想做的，就是透過聖經章節所給予的一些洞悉，對照這個在中國尋求正義和平的初步的、存在的方法。這應有助我們從默觀走向辨別。我們在此進入聆聽的第二階段。我們在開始時，聆聽中國人的聲音、創傷、希望，如流水般盪漾。我們現在聆聽其他聲音，即先知的聲音，在穿越時間和空間之際，表達出一個更新的訊息。然後，我們也希望進入第三個階段，聆聽那個召喚，派遣基督徒在今日的中國裡，按照所需要的時間和狀況，播下和平的種子。

承受土地

許多人已寫過類似「聖經中的和平與正義」的題材，我真的不知道從何或如何開始。那麼，讓

我告訴你們一個簡單的故事，因為當我在中國大陸期間，這故事曾數度出現在我的腦海中。這故事發生的時候，我約十一歲。當時，我每星期上慕道班。有一天，課堂的主題是「真福八端」。教理課本提出一個愚蠢問題：「你認為那是最大的真福？那是最小的真福呢？」那真是一條容易的問題：我們衆人都選擇了「心裡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為最大的真福，而「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為最小的真福。首先，「擁有一塊地」當然不可跟「看見天主」相比。其次，我們鄙視「溫良」或「和善」，應許給他們的賞報是很少的，似乎十分合理。慕道班的導師看來很滿意我們的答案。然而，我當然覺得排列真福不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在兩三個月後，與父親交談的時候，我突然問他：「爸爸，為什麼他們說溫良的人要承受土地呢？」父親想了一會兒，回答說：「嗯，可能這是因為我們須從另一面來了解：那些執行力量和暴力的人正是擁有土地的人，而耶穌應許我們，

天主願意改變這個情況。」從那天起，我認為自己開始對聖經有少許認識。當你反思中國的歷史，反思中國農民的具體歷史，你也許猜想，最適宜作領導的「喜訊」，就是溫良的人要承受土地。唯有了解這的確是天主的渴望和許諾，才夢想懷著一顆潔淨的心來看見天主，因為祂是做那個夢的天主。那麼，我們向中國呈現的天主，是否真是那位渴望溫良的人承受土地的天主？

聖經的力量，就是如此深入地、準確地、充份地講述暴力和不義，以致它有關和平、溫良，和正義的論說最終是難以置信的。先知們告訴我們有關末世的正義、愛與和平，就好像一個夢，如同莊子在夢中化成蝴蝶，但是，人們醒來的時候，當然知道自己還未變成蝴蝶。透過一連串主要的片段（樂園裡的盟約，加音謀殺弟弟，天主與諾厄的盟約，梅瑟法律的訂立），聖經故事描寫暴力的根本結構，因為暴力正在我們的心中和社會中運作。聖經也提供一些途徑，讓人藉此在某方面認出、控制，和轉

化暴力。偶像崇拜、祭獻、男女互相控制，這一切都證明這種結構性暴力甚至影響天主的形象。盟約與法律是「應付」暴力的方法。訂立法律是向世界的象徵、闡釋和意義開放。法律與盟約不是透過忽視，而是透過確定暴力，去通傳並肯定天主的啓示。天主的溫良在暴力架構之內，而從不在暴力以外運作，而且會最終得勝。在這光照下，和平並非否定暴力的存在，而是把暴力轉化，作為同一內在的力量，同一的內在力量可用作死亡或生命（水的喻意在此再一之完全呈現出來）。雅歌強調愛情「猛如死亡」，這詩節告訴我們，甚麼可稱為「聖神的暴力」，這暴力壓服了我們的恐懼、我們的謊言和妥協。換句話說，唯有當人在他／她内心、記憶和體驗到暴力的強制性力量，才會讓聖神轉化他／她成為「和平的締造者」，完全投入對話與和好這個似非而是的掙扎裡。（待續）